

時間的渡口，你我皆是過客

透過生死,才會明白健康的重要;透過成敗,才會明白通達的重要;透過得失,才會明白淡泊的重要。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苦苦追求那些原本可以放棄的,卻忽略了生命中那些最最寶貴的。人生難免會有迷茫,關鍵在于明白自己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多點淡然,少點虛榮,活得真實才能活得自在。

人生中大多數的痛苦不是別人給你造成的,而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實際上,每個人都會遭受到兩支箭的攻擊:第一支箭是外界射向你的,它就是我們經常遇到的困難和挫折本身;第二支箭是自己射向自己的,它就是因困難和挫折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我們時常仰望別人的歡樂,咀嚼自己的痛苦;仰望別人的幸福,舔舐自己的傷口;仰望別人的成就,鬱積自己的平凡;於是,美麗總是別處,灰暗皆在心頭——其實,你仰望別人的

時候,也有人在仰望你。與其仰望,不如珍視。我們唯有感恩生活的賜予,感謝人生的豐足,芬芳的花朵才能長開不败。

以清淨心看世界,用歡喜心過生活。再美的花園,都有不潔淨的東西;再幸福的生活,都有不如意的事情。世界總是優劣並存,注意力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以清淨心看世界,紅塵的喧囂就無法動搖你的心;用歡喜心過生活,生活中的不如意就影響不了你的心情。天堂與地獄,只在一念之間。

花開一春,人活一世,有許多東西你可能說不太清楚為什麼與到底怎么了。然而,人不是因為弄清了一切的奧秘與原委才生活的,人是因為詢問着、體察着、感受着與且信且疑着才享受了生活的滋味的。不知,不盡知,有所期待,有所失望,所以一切才這樣迷人。

生活總是起伏跌蕩,不要抱怨什麼,你就

是再快樂,也會有煩憂;你就算再倒霉,亦會有幸運。我們以為人生是出悲劇或者喜劇,其實不然,你能走出悲劇,最終往往是喜劇;你若沉湎喜劇,結局又常常是悲劇。哭笑犬牙交錯,悲喜時刻輪回,哭的時候,學會遺忘,笑的時候,與人分享,沒人願意哭,沒人拒絕笑。

以出世的心態做人,以入世的心態做事。“有緣即住無緣去,一任清風送白雲。”人生有所求,求而得之,我之所喜;求而不得,我亦無憂。若如此,人生哪里還會有什么煩惱可言?苦樂隨緣,得失隨緣,以“入世”的態度去耕耘,以“出世”的態度去收穫,這就是隨緣人生的最高



境界。

時間的渡口,我們皆是過客。無論我們怎樣珍惜與挽留,抑或怎樣荒廢與拋棄,生命的田地終將是一片寂靜荒蕪,我們無力留下什麼。看看身邊人流如織,可真正駐足的又有多少?你就是再成功,光陰的橡皮也會慢慢擦去你的名字。

自孩提時起,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父親會經常抱我,哪怕是沒有什麼理由,他都會抱着我。在我們這個街區,父親的這個舉動非常引人注意——哪怕是像我這樣小的孩子都會發現這點。按照當時社會上的風氣,男人是負責養家餬口的。他們不是這些小生命的培育者,這種角色都留給家里的母親。

每個工作日的早晨,天還未亮,街區里每家每戶的父親們就已經出門去了。這些男人都睡眠惺忪,但大多數人還是邁著緊湊的步子,奔向國王大道的地鐵站。從那里,地鐵會載着他們到布魯克林每一個上班的地方,再有就是“市里”的單位(布魯克林人曾經管曼哈頓叫“市里”)。在那里,父親們會從事繁重無聊的工作,毫無怨言,因為大蕭條還在跟前。如今,“職業”或者“工作”這一概念,是指“達成理想”,可在當時的他們聽來,這簡直就像希臘語那樣陌生。工作是簡單乏味的,是能夠掙得薪水,是可以把麵包放到餐桌上的能力而已,另外還有付房租——那就是當時父親們每日的任務。



撫摸的語言

作者:麥倫·尤伯格

晚飯之前一個小時,街區里的父親們都會下班回家。他們耷拉着雙肩,低着頭,腋下還緊緊地夾着一份報紙。

女人們則會迎上前去,迎接丈夫下班回來,還時不時地給丈夫彙報一大串孩子們當天的表現。這些冗長乏味的彙報也許換來的是,父親手里的報紙重重地拍打在孩子頭上,或者更糟。

在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在我們這條街,這些是父親同他們的孩子唯一的身體接觸。

但是我父親不是這樣的。一天的工作結束後,他一看到我就會曲下雙膝,緊緊地抱住我,彷彿我是失而復得的一樣。

完了之後,他還要在一臂之遠的地方攬着我,深深地凝視着我,久久地看着我。在他的臉上,我能看出一種溫和的驚喜,這樣的神情我永遠也沒法理解。我們之間也不交換任何手勢,我所需要懂得的是,父親是多麼愛我,我是多麼喜歡他用雙臂抱着我。他不用說些什麼,我能聽到的就是他撫摸我的語言。

我已經有了一定的年紀,但絕對不管自己叫“大叔”。是的,確實該叫“大叔”,或者該叫“老爹”了,毫無疑問就是已到了這樣的年齡,可我自己不這麼叫。若問什麼緣故,那是因為當一個人自稱“我已經是大叔啦”的時候,他就變成真正的大叔了。

女人也一樣。當自己聲稱“我已經是大嬸啦”的時候(哪怕是玩笑或者謙虛),她就變成真正的大嬸了。話語一旦說出口,就擁有這樣的力量,真的。

我認為,人與年齡相稱,自然地活著就好,根本不必裝年輕,但同時也沒必要勉為其難,硬把自己弄成大叔大嬸。關於年齡,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儘量不去想,平時忘記它就可以。萬不得已時,只要私下里在腦袋里回想一下就夠了。

我每天早晨在盥洗間里洗臉刷牙,然後對着鏡子觀察自己的臉。每一次我都想:唔,糟糕,上年紀啦。然而同時又想:不過,年齡的確是在一天天增長。呃,也就是這麼回事吧。再一尋思:這樣不是恰到好處嗎?

雖然不是那麼頻繁,但走在路上時偶爾有讀者向我打招呼,要跟我握手,還告訴我:“很高興能見到您。”每一次我都想說:“我每天早晨都對着鏡子觀察自己的臉,可每一次都厭煩到了極點。”他們在街角看到這樣的面孔,有什麼可高興的呢?

話雖這麼說,倒也並非全是這樣。假如這個樣子多少能讓大家開心一點,我也非常開心。

總之,對我來說,“恰到好處”成了人

生的一個關鍵詞。長相不英俊,腿也不長,還五音不全,又不是天才,細想起來自己幾乎一無是處。不過我自己倒覺得,“假如這樣是恰到好處,那就是恰到好處啦”。

這不,要是大走桃花運的話,只怕人生就要攪成一團亂麻了;腿太長的話,只會顯得飛機上的座位更狹窄,歌唱得好的話,就怕在卡拉OK里唱得太多,喉嚨里長出息肉來;一不小心成了天才的話,又得擔心有朝一日會不會才思枯竭……這麼一想,就覺得眼下這個自己不也很完美嘛,何況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好的地方。

如果能不緊不慢地想到“這樣便恰到好處”,那麼自己是不是已經成了大叔大嬸,就變得無關緊要了。不管多大年紀都無所謂,無非就是個“恰到好處”的人罷了。常常對自己的年齡左思右想的人,我覺得不妨這樣思考。有時也許不容易做到,不過,讓我們一起努力吧。(村上春樹)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有一個玩得不錯的美國哥們兒叫Matt。一次上統計課時,Matt突然問我:“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n students?(你是如何看待美國學生的)”我一愣,把筆咬在嘴里,疑惑地看着他那雙大大的藍眼睛說:“Why?(為什麼)”他憤憤不平地說道:“My Chinese roommate said we are arrogant!(我的中國室友說我們很傲慢)”聽完他的回答,我不禁一陣狂笑,心里卻隱隱覺得那位中國仁兄說得有幾分道理。

是的,美國憑藉其現代的教育體系、先進的醫療、完善的社會體制和一群說謊不眨眼的政治家,在國際舞臺上總是擺出一副傲慢的姿態,這是人盡皆知的。但是在普通的美國人身上,我看到的傲慢其實是一種自信、灑脫的生活態度,我習慣把這種態度稱之為“美國式傲慢”。

社會的包容和尊重

很多中國朋友跟我抱怨生活得太累太辛苦,除了體力上的辛苦,心理上也很累。我問他們為什麼會這樣。80%的朋友告訴我:“工資低沒面子,工資低沒房子,工資低沒老婆!”或者告訴我:“20歲了沒男友,30歲了沒老公,40歲了沒孩子!”後來我問他們:“為什麼要擁有這些呢?”竟然沒人回答得上來。他們總是活在別人的眼光里,怕成為別人眼中的異類,自然會覺得生活得很辛苦。這時候,我常常想起我那些傲慢的美國朋友。他們通常不會為了掙錢而選擇金融學,不會為了面子而請客吃飯,也不會為了年齡壓力而盲目結婚。在美國社會里,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個體,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這是他們從小就樹立起的對這個社會的認識。

Penny是我在教堂認識的一位女士,50多歲,單身,帶著姪女一起生活,女孩看上去十四五歲的樣子。這位女士很幽默,住在她父母留下來的是一所大房子里,平時除了做禮拜,就是在家給她的姪女當家庭教師。她的姪女叫Amy,一頭金色短髮,鮑牙,長得不好看,很內向,我們剛認識時還特別怕我。Amy平時見人也不愛說話,手里總是拿着一個筆記本在那里寫寫畫畫,不知道在寫些什麼。她們和教堂里的其他人都相處得特別融洽,每次見面總是笑嘻嘻地和大家擁抱、親吻。可後來有一

次聊天時,Penny告訴我,Amy其實是一個患自閉症的孩子,已經22歲了,不高興的時候情緒會很激動,沒辦法去普通的學校上學。Penny還說,Amy很小的時候就跟着她一起生活了,因為Amy的母親生活也不能自理。Penny說她剛工作的時候也有幾次別人向她求婚的經歷,但是因為對方不大願意和她一起撫養Amy,她就拒絕了,之後就一直沒結婚。

聽完她的故事,我感覺一陣心酸,內心對她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個女人帶着一個非親生的孩子,一輩子不結婚,還如此樂觀。這要是在國內,得有多少人在背後說Penny的閒話啊!她可曾受過周圍流言蜚語的困擾呢?

後來在美國待久了,我發現像Penny這樣另類的人實在很多:有上學上到一半休學去旅遊的,有和女友看電影實行AA制的。這些人的自信都是因為這個社會包容他們的另類,周圍的人都尊重和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回過頭想想,咱們中國似乎就沒那麼多另類。上學不好好上,家人會說你將來沒出息;吃飯和女友實行AA制,別人會說你摳門;30歲了還沒結婚,你得把家里人心急死!所以,美國人當然傲慢,因為他們的活自己說了算。

價值觀多樣化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人人都在說奮鬥。但我不明白,對一個人的社會價值來說,難道



除了錢就沒有其他的衡量標準了嗎?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有錢好像能得到一切。

我從北京剛到美國西拉法葉的時候,一度不適應美國小鎮的那種安逸,總感覺生活平靜得可以看到盡頭。這裡沒有林立的高樓,沒有四通八達的地鐵,沒有紙醉金迷的夜生活,也看不到人們對金錢和利益的狂熱追求。一切都是安靜的。這種安靜在下雪的夜里常常讓人害怕。但我所認識的幾個傲慢的美國人讓我對這種安逸有了新的認識和看法。

Ben是我在餐廳打工時認識的一個小伙子。他棕色皮膚,個子不高,喜歡唱歌。Ben喜歡在後廚幹活,常常主動要求調去洗碗崗位,那可是我最不喜歡做的工作。後來我問他為什麼喜歡去洗碗,他說在那里可以大聲唱歌,他以後打算給自己出個專輯。我問他打算靠什麼維持生計,他說無所謂,但要有自己的時間來寫歌。我啞口無言,又擠出一句:“你爸媽同意?”Ben說:“當然,他們希望我開心。”

Mark是我在醫院做義工時認識的一個老頭。我暑假就報名在一家心臟病醫院當志願者,負責給病人做病程程序的指引。Mark是一個健談的美國人,他72歲了,說自己心肌缺血,常常心臟疼,接着又調侃說他要再活20年!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想多陪陪家人。

Justin是我常去的那個教堂的神父。他經常組織教堂的人一起去非洲,幫助那里的窮人建磚房。他說非洲很多地方的居民都不會說英語,因為他們帶的翻譯也不多,所以他總是手腳比畫著和當地人交流,但這一點都不影響他和村民之間的感情。我問他會不會覺得非洲條件太艱苦,他說生活上當然是不能和美國比了,但心靈上會非常滿足。

在美國待的時間久了,我逐漸明白這些我行我素的美國人傲慢的真正緣由。這是一種對自我價值的高度肯定,也是一種對自己存在意義的深度思考。而這種肯定與思考都以興趣、家庭和社會責任為基礎,牢不可摧。至於錢,用它偽裝出來的自信終究是曇花一現。

也可以傲慢

下課的時候我問Matt,他的捨友為什麼說他傲慢。他委屈地告訴我說,因為捨友覺得他上課喜歡反駁老師,而且也不願意和同學們一起討論作業。他這樣一說,我倒是同情起我的中國同胞來。在中國,老師對每個學生來說就是不容挑戰的權威。上級、專家對職員來說就是不容反駁的權威。中國人的聰明似乎是一種墨守成規的聰明。謙遜是中國社會的生存法寶。我是贊同為人謙恭的,但我欣賞的是一種生活態度上的美國式傲慢和為人處世時的謙虛。

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回國。他們說國外環境好、保障全,而我卻偏偏選擇回到國內,他們十分不理解我回國的動機。我的答案是,我也是一個傲慢的人。我不願意向優越的生活條件俯首稱臣,我所選擇和堅持的道路都以我的興趣、家庭以及社會責任為基礎,而它們都在我的祖國。我大一的時候上英文寫作課,讀過一本叫Good to Great的書,作者採訪了十幾家美國成功企業的CEO,想要知道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一個企業從good到great的質變。無一例外,所有的CEO都告訴作者他們從來不以自己能賺大錢為第一目的,他們只是熱愛自己所做的事業,堅持了自己最初的興趣。

我想我們在中國也應該傲慢地堅持著自己的夢想,傲慢地撇去那些浮華的價值觀,再傲慢地無視周遭的閑言碎語,這樣才能看清楚本真的自己,成就更好的自己。(孫鑫)